詩疑辨證

詩疑辨證

提要

臣等謹案詩疑辨證六卷國朝黃中松撰中松字仲嚴上海人是書主於考訂名物折衷諸説之是非故以辨證為名然亦間有疎舛如古説雎鳩為雕類鄭樵及朱子則以為鳧類左傳云王雎司馬也馮復

京規朱傳云江淮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
目已為定論至爾雅云雎鳩王鳩郭註雎類
今江東呼之為鶖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爾雅
又云揚鳥白鷺郭註似鷹尾上白是則二鳥
明矣乃揚雄許慎皆以白鷺釋雎鳩是偵也
中松並存其說未免兩歧黍稷一條獨載雷
禮黍貴稷賤黍早稷晚之說按后稷以官名社
稷以壇名稷為五穀之長諸書皆然稷並不賤

二梁山之説並疑梁山宮為三梁山則支離繳繞奚亦與應麟等矣應田不取鄭箋田當作輇聲轉字誤之説按陳之為田此聲轉也輇之變陳此字誤也中松徒疑輇非引而曰讀為引以為費力不知輇與軨同説文解字曰軨轊擊小鼓引樂聲也其文甚明何足為疑乎至全書之中考正訛謬校定異同其言多有依據可謂詳於陸璣而典於蔡卞瑕不掩

瑜亦近人中之留心考證者矣乾隆四十三

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者韓退之之詩序議也謂大序子夏作小序毛公更足成之者沈重也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飾者隋經籍志也至大序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程子云小序何人所作但看大序即可見如非國史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李氏迂仲云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信之而朱子云詩序各有其職也譏之矣范蔚宗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鄭氏漁仲云惟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而宏之序至是始行也朱子云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從之而葉氏水心云據史毛公趙人三傳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

達傳言父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時合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序爲孔子者　又疑馬王安石以爲詩人所自作蘇頴濱以首句爲孔子之舊而盡去其餘蔣仁叔謂詩序之中非出一人一章之中非出一手又陸德明曰舊說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成伯璵曰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亦云大序其餘衆篇爲小序范處義曰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

皆大序也朱子則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止為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之義也及各篇之序為小序諸說紛紛訖無所定今觀維天之命序有孟仲子（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之言絲衣序有高子（子夏授詩矜高行子）之言皆子夏後人則序不全為子夏作矣若果大史所題則變雅中刺厲刺幽之詩家父凡伯輩當厲幽在位作耳大史近在同朝隨作隨可採何由即稱厲幽乎若在後王之時大史追題則去作時何所稱據乎然使序

至東漢時始有則孔子教門人學詩而未明詩所由作渾然讀之何由取益乎孟子言頌詩讀書必知人論世則詩之有序久矣序與詩同出不可盡廢但其中鄙淺附會者不少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所聞異詞不免乖舛耳夫詩有四家猶春秋之有三傳也毛詩有序魯詩韓詩亦有序毛之異於魯韓猶左之異於公穀也人不疑魯韓之序而獨疑毛序何哉

四詩入樂不入樂

南豳雅頌謂之四詩程大昌曰南雅頌為樂詩自邶至
豳為徒詩而不入於樂夫詩者樂之心也本劉本即樂之
章本朱子也古人作樂有聲容有聲容者文武二舞也聲者
詩之詞也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
於韶武之音夫三百篇而皆可絃歌則三百篇皆堪入
樂矣今攷周禮籥章歙豳詩豳雅豳頌即七月一篇也
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
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是四節之樂奏以十八章之詩
明矣左傳謂肆夏為享元侯之樂文王為兩君相見之
樂鹿鳴所以嘉寡君也其為入樂之詩明矣季札觀周
樂使工歌周南召南自邶鄘以訖曹鄶則十三國詩皆
可歌也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則變雅亦可歌
也漢雅樂郎杜夔年老久不肄習於三百篇猶得文王
鹿鳴伐檀騶虞四篇夫伐檀騶虞風也而曰雅樂則風

七千百載後又烏識所謂韶武之音者何若故朱子論詩專以義理為主論極正大其答陳體仁也曰樂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得之矣

四始五際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毛詩出而三家漸廢毛氏之學實勝三家其獨傳者宜也然三家之言時時見於他說學者固可參攷其同異而明辨其得失矣夫詩有四始四始不明不足與言詩毛詩序曰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

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蓋以四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人君能行之則興廢之則衰故謂之四始而言之所以明詩之重也司馬遷則謂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是以風雅頌之首篇為四始其說已偏夫司馬遷受學於孔安國孔雖治尚書實傳魯詩之學是四始之說毛魯二家大同小異魯固不若毛矣漢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註云詩內傳曰五際卯

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也則齊韓合矣而詩緯含神霧曰王統元皇下序四始
羅列五際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摳之
說尤詳曰午亥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
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
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
盛陽微五際也又曰大明在亥為水始四壯在寅為木

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鴈在申為金始是皆本於齊韓
家也五際之說春秋緯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
傳曰六情更興廢張晏註六情即六義翼奉
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亦有之毛氏未嘗言
則誠有難信者而四始之說特以水木火金之必有始
因取詩文以試之夫當日作詩之時既不同作詩之人
又不一何以知大明四詩之作必配乎水木火金而水
木火金之始也久矣何待大明四詩之作而後知其為
始乎況五行不可偏廢何以土獨不為之說詩尚有風

所以美善刺惡也一國之中一時之人豈能盡善盡惡此善而彼惡美此而刺彼可也彼善而此惡美彼而刺此可也一人之身或始善而後惡或始惡而後善則亦美其善而刺其惡可也聖人善善惡惡之心初無一成之見也其詩之善而美者即可為正惡而刺者即可為戀變固不必拘定一國一時一人爾列國間亦有美詩豳風七月陳王業何可謂之變乎雅中車攻斯干崧高烝民諸篇何可謂之變乎必欲以為變或以文中子所謂

豳風變而克正惟周公能之意推之則由正而變為不正可以謂之變由不正而變為正亦可謂之變歟蘇傳曰王澤之薄也非是人之所能復也亦拘於時世之說耳

國風次第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檜曹此周樂之次第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周南召南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

豳王此鄭氏詩譜之次第也諸儒之說若孔氏云周召風之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歐氏云三國風之次以兩王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周召以淺深比衛王以世爵比鄭齊以族氏比魏唐以土地比秦陳以祖裔比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程子云周召風之正故為首衛首并邶鄘弁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為一故為變風首諸侯擅相侵伐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畿內不保故次鄭君臣之分失則人倫變故次齊如此則無不亂之國魏唐被聖化而亦變魏唐變則先代之風化禮義消亡極矣故次秦秦不用周禮先聖王之遺俗盡矣故次陳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周先居豳王業所以興也故次以豳

各不相同夫經遭秦火之後篇什豈無散亂十五國

風必有先後之次則一國之風更宜有次今即序說以
求詩王風桓王之詩　兎爰刺桓王失信
鄭風文公之詩　清人刺文公　在莊公之間　遵大路刺莊公失道　一國且
然而謂十五國之次不失其舊必强為之說即多穿鑿
之病故朱傳堅不之及近說
云邶鄘衛殷之故墟也詩曰儀監于殷邶鄘衛周之
所監也殷不監夏而周墟之周亦不監殷王之所以為
王也鄭畿內國從王而東故
而為霸矣定王九年楚入陳
陳靈嬙滅於西周之終天下
天下無霸也亂極
思治故終以豳

豳為貫串終亦牽强

在平王之前　葛藟王族刺平王

周南召南

呂氏春秋曰禹省南土塗山氏女令妾往候之作歌曰
候人猗兮實始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是二南之名
南取其音之近於南也詩序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則
又本其德化而名之矣益文王之國在於岐周北近紂
都西北近戎狄其風化南行焉故其樂亦名象簡南籥
後之說詩者初無異議乃以文王之詩而繫之周召者
孔氏曰體實為風不得謂之雅二公為王行化故繫之

二公其理已明又曰文王末年身實稱王不可以國風繫之王身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此實謬說夫文王未嘗稱王終身為諸侯耳終身為諸侯則其詩自宜為風而不得為雅矣若謂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將文王不肯以諸侯自待耶文王不能事殷而二南之人反以文王服事殷耶且詩為志之所之而風為民俗歌謠之詞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當日二南之人自歌其情並

非為文王而擇一體以作之也至於二詩之分繫二公者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鄭箋曰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孔氏曰聖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詳詩序王者二字只作文王二字看據後之追王而稱之也朱子初說云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此說以成德者繫之召實善體序意者也鄭分聖人

賢人者蓋指周公為賢耳原不以文王一人之身雜施聖賢之教也孔氏和合其說而序之所謂王者諸侯竟以爵位言而分尊卑矣鄭之所謂聖是已之聖化所謂賢是祖父之賢行而分彼此矣不盡失其旨耶夫周南召南皆陳文王后妃風化之效難以優劣論得之周南者謂之周南得之召南者謂之召南論其地不論其人也其說最為直捷故朱傳從之

歐陽本義辨之最詳鄭漁仲曰二南之詩本其所得之地而繫之

關雎之義當以毛傳為宗魯詩說與毛異韓嬰說詩本
與毛合而其流合於魯齊詩說實與毛同鄭箋申毛說
實非毛義朱傳用齊詩說實從毛義也司馬遷云周道
本之衽席而關雎作杜欽云佩玉晏鳴而關雎刺之
關雎見幾而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也楊
賜云康王一朝晏朝而關雎刺之皆學魯詩者也皆以為刺世夫關
雎果刺康王則不可謂正風聖人曷為取以冠全經乎
朱子以儀禮及之知周公制作時已有此詩且為人子

猶無故而揚其先祖之惡於天下何以為風化之首斯言當已韓詩外傳曰關雎其至乎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也本不以為刺詩而唐志言韓詩二十二卷外傳十卷薛漢習之乃後漢書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註引薛君章句（曰人君退堂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令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忽倍其師說未知何故齊詩五傳至匡衡衡言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與毛詩序云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正合也而毛

詩序又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夫曰夫婦則非嬪御之謂矣又云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所謂淑女即指后妃耳毛萇家傳有自
故其傳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為
君子之好匹三句文勢直下是字緊接后妃句其即以
后妃為淑女明甚鄭氏乃謂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
怨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夫雅言文王在宮雝雝而此詩亦
儗之關關則文王之家和樂可知如鄭之說是文王之

衆妾猶有怨恫賴此善女和好之而後文王之家可以齊乎況后妃理陰教治內事何不自和好之而諉諸淑女乎朱傳以淑女指后妃而引匡衡語正與毛傳合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據此而知毛傳朱傳之真不易也

關雎篇二

逸齋補傳云近世說詩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

切未得而輾轉反側既得而琴瑟鐘鼓似少平輕佻浮露之態矣以為宮人郎則不得有求思之事輾轉反側琴瑟鐘鼓揆之情理似出無端

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八十一生成王而揆竹書紀年為證謂文王年四十七即位居喪三年其娶在五十之後則文王嘉禮難言非遲矣況當哀而哀止於輾轉反側當樂而樂止於琴瑟鐘鼓則哀樂皆不過其則固不害於和平肅雍氣象也若宮人被服於文王徽柔之德久已儗成一聖配而洽渭嶽音又已飫聞其端自窈窕一見而百凡欣

今攷金吉甫不信大戴

喜踴躍之情都似為淑女者友之樂之思念當日未得之苦如何不快暢此亦說之可通者也朱子曰讀詩只將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住然則此詩總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故托詞以見意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反復形容而后妃之淑德洋溢於詞氣之間固非善於立言之人不能作使必鑿分文王宮人如何憂至寤寐反側如何樂以琴瑟鐘鼓不免固哉之誚矣況從千百載後書缺有閒而能確知其出於畢公也哉

雎鳩

雎鳩之說有二毛萇揚雄許慎陸璣杜預郭璞孔穎達徐鉉呂祖謙陸佃嚴粲為一說歐陽修鄭樵朱子為一說一以為鵰類也毛云雎鳩王雎杜詩生子百鳥巢不敢嗔仍為哺其子若奉至尊此所以名王雎蜘蛛禮益本爾雅也揚許皆云白鷹似鷹尾上白陸云鵰類大小如鶚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鷙郭云鵰類江東呼為鶚杜云雎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以為司馬主法制毛與揚許漢人也陸

衷蝴夫以他書證詩什不得一二不若以詩求詩之簡要也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言為心聲誠有不可強者況禽鳥之鳴尤為天籟之所發鄭漁仲曰凡鳥聲關關難雌雄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鷹嚶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此黃鳥之音好聆其音而知其鳥之好矣鴟鴞之聲惡聞其聲而知其鳥之惡矣今鵰鶚鷹鸇鸛鸘之類未聞其聲之和也毛傳訓關關為和亦本爾雅爾雅曰關關噰噰同嚶今本作雝和也和聲之鳥性必不鷙唯鳥之類有雁雝雝鳴鴈鶺風詠之

鳥類有雎關關雎鳩周南歌之故爾雅合釋其義則當
關關之義可信雎鳩之不摯矣毛又訓窈窕為幽閒若
果鶻類則飛揚跋扈之氣勝貪殘搏擊之心恣何可謂
幽閒也予曰關雎樂而不淫一有猛鷙之象便無和樂
之意則由后妃之淑益知雎鳩之亦淑矣況鷙鳥不羣
觀樛木螽斯而更可類推螽斯則讀詩而未明詩人取
興之義先當攷詩人所取之物識其物始識其義也若
未明詩人所取之物又當細繹詩人取興之物識其義

亦識其物矣

荇菜

毛傳曰荇菜接余本爾雅又曰后妃供荇菜以事宗廟則荇固可食之菜也陸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唐本草曰鳧葵味甘冷即苍菜江南人多食其說相合蘇頌圖經獨謂今人不食醫方鮮用豈物性變遷荇至宋而遂不可

食耶如幽風言烹葵今人亦不食矣又本草及埤雅以荇為即鳧葵而魯頌毛傳及周禮醢人鄭註許氏說文張氏廣雅皆以荇為鳧葵又陸疏以荇為正員而羅願爾雅翼謂圓而稍羨諸說互異要之荇與蓴本相類蓴即蓴而又有鳧葵之名荇雖別名猪蓴而非即蓴荇與蓴葉俱員蓴則極員荇則畧銳而長而經言流之采之芼之則荇之可食無疑矣嚴氏詩緝謂參差訓不齊今池州人稱荇為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則詩人之詞不苟如

此讀詩者可輕心掉之哉

琴瑟鐘鼓

琴瑟鐘鼓諸書言其始作之人各不相同琴書曰昔者至人伏羲王天下削桐為琴操亦曰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員下方法天地楊雄曰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說文曰琴者禁也神農所造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廣雅曰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是

二人皆造琴者也山海經則曰帝俊生晏龍是為琴瑟其說頗異正字通琴名奇雅者如伏羲嬰硜貢梓帝命下相柏皇為琴曰丹維曰祖牀帝俊琴曰電母俊之子晏龍琴曰菌首曰白民伊陟琴曰國阿周宣王琴曰鸞風銘曰情有耳伏寇在是祝琴曰太古楚王子無虧撫琴為洞庭木秋之歌琴曰青翻崔嵬琴曰卧冰戴達琴曰黑鵠達之子仲若琴曰躍鮪凡勃琴曰應谷柳文暢琴曰春風此數名可與號鍾露越綠綺焦尾同附備藻繪也又楊謂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張謂神農琴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陳暘樂書又謂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絃而

郭璞註爾雅則言大琴二十七絃云三禮圖琴第一絃為宮次少宮少商琴有絃有徽有首有尾有脣有足有腹有背有腰有肩有越脣名龍脣足名鳳足背名仙人腰名美女越長者龍池短者鳳沼臨岳琴首絃絰者也岳山琴尾高起絰絃者也城路岳山下路也鴈足支肩下繫絃者也軫支足下轉扭調絃者也世本曰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五十絃呂氏春秋曰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故使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又曰瞽瞍拌五絃之瑟作十五絃之瑟以命之曰大章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瑟益為二十三絃史記封禪書曰公孫卿為

鍾成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風俗通曰萬物郭皮甲而生或又以為冬至之音唐樂志易通卦驗冬至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山海經曰炎帝之孫伯陵生鼓延始為鍾禮記曰垂之和鍾世本亦曰垂作鍾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與榮援鑄十二鍾以和五音是鍾之由來久矣考工記謂皐氏為鍾荅據周時言耳風俗通曰鼓不知誰所作而禮謂土鼓蕢桴葦籥為伊耆氏之樂亦帝王世紀以為製自黃帝云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百里通禮義纂以為創於少昊云建鼓大鼓也少昊

作焉為衆鼓之節　呂氏春秋又曰倕作鼙鼓鞉譚說紛紜年沿世遠無從辨其是否姑存之以備攷

葛覃篇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曰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者楊龜山以在父母家為歸寧之時　追溯之詞也曰化天下以婦道若為未嫁之女何言婦道女子十年不出又何言化天

下可知序意原以此詩為大姒既歸文王後而作爾孔疏泥序遂多迂說孔以本性為本性后妃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禮無愆張橫渠詩曰葛覃生春谷鳥遷女工興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李迂仲本之以攻詰諸家云所謂本者但務本而已后妃在父母之家諸家皆以為未嫁之時若以為未嫁下文何以為歸安父母其文不相接最為詳悉竊意以序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二句劃斷躬儉節用以下方是此詩本義蓋言后妃在父母家時其志固在於女功之事今歸文王猶能躬

儉節用云云則文義未始不順也呂東萊最信序說乃以此序為後之講師附益朱子辨說更加痛斥未免有過於惡序之失而集傳之義則誠精當已夫食芻豢者難與食粟衣錦繡者難與衣布既為大者則不屑屑而為小者人之常情也故處貧賤而習貧賤之事分固宜爾惟當富貴而安貧賤之素斯為可貴太姒為大邦之子原不可言貧賤而諸侯之女未必盡嫁諸侯即嫁諸侯未必盡為正夫人也今太姒既為君子之善匹至六

州化行之時其勢尤盛而敬如此乃見其德之厚而足以為風化之本也子貢傳曰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此雖後人贋作之書揆之於理初不謬云至鄭箋首章之失鄭以葛延谷中喻女在父母家形體浸浸長大葉萋萋然喻女容色美盛搏黍飛集興女有嫁於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喻女有才美之稱達於四方取喻女之長大哉矣不復贅

歐陽譏之曰葛以為絺綌耳據下章可驗安有

黃鳥

毛傳曰黃鳥摶黍也蘇傳呂記俱從之朱傳則曰黃鳥
鸝也名異而實同耳玫爾雅釋鳥曰皇黃鳥郭註云俗
名黃離留亦名摶黍爾雅又有倉庚商庚鶩黃楚雀倉
庚黧黃之文邢疏云與皇一也而辨其名者莫詳於陸
璣名物疏象其形者莫明於楊泉格物論言其性者又
有羅願爾雅翼陸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
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
雀齊人謂之摶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
留看我桑黃甚

熱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裏楊云鸝黑尾嘴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羅云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鸝字從麗又云鸝必匹飛鵙必單棲而東山之末章以比之子于歸者也合觀三家之說而黃鳥宛然可見矣

卷耳篇

左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詩說之最古者也

左傳之中賦詩見志斷章取義多非詩人之本義若引詩而解其義者詩之義當如是解矣序說實本左傳（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但毛傳言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則周為周朝之周杜註云行列也周徧也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則周為周徧之周二家之說既不同而后妃之職聽內治理陰教善不出閨壺之中業不過籩豆之事何緣得知天下之賢而進之假令后妃之職宜爾武王何以

責紂牝雞司晨周公作易何言在中饋无攸遂乎周家世有賢妃王國實稱多士不聞何人為宮闈所薦而賢才亦曷肯由宮闈以進哉後世后宮干預外政始以求賢審官為號已而引用私人徧布要路難以猝去未必非卷耳詩人階之厲矣且關雎言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已之君子固將以修內職而理陰教也卷耳欲輔佐君子求賢德以寘於官位則將以修外職而理陽教亦后妃之事不知置文王於何地后妃憂勤如此豈文王果有未

果病哉守禮義之閑不可得而往也又見其性情之正而足為風化之本此誠理之可通者也子貢傳曰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勞之以卷耳以求賢屬之文王既無后宮干政之嫌又與左傳官人之說合較諸家為勝

卷耳

物各有名而物之大者有定名微者無定名或取其形或取其色或取其性或隨其方言之異遂有一物而數

列子釋文引蒼頡篇陸氏埤雅引荊楚記及馮氏詩疏皆以卷耳為蒼耳合之本名卷耳共得二十名乃攷本草有蒼耳別名卷耳其實味苦甘温葉味苦辛久服益氣耳目聰明強志輕身陶隱居謂今傖人皆食之陸璣亦言可煮為茹葉青白色似胡葵白華細莖鄭夾漈則云詩言采采卷耳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如連錢者是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其說獨異聞老農云今俗名旱蓼母者即是葉甚大莖細硬子如棗核而有刺著人衣難去人果不食又張橫渠見前呂和叔云因采卷耳而有所思念及酒醴之事皆以采卷耳為釀酒之用觀崔寔

月令固有伏後為鞠之說然用蒼耳之汁所造者為神鞠而非釀酒之鞠也神鞠只堪入藥張呂二家殆因下章金罍兕觥而為此說耳又陸疏以為蔓生（四月中生子）郭注以為叢生（形如鼠耳叢生似盤）蔓生之物易盛叢生者尤易生之物品賤而實微故屈子以比小人也（離騷蓄積以盈室是也）而廣其名以藏其身使人莫可究詰非有明鑑孰能察之者哉

金罍

韓詩說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
毛詩說云金罍酒器也天子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
大一碩禮圖六彝為上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金飾龜目蓋刻
為雲雷之象孔疏曰韓詩說謂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
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毛詩說諸臣
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周禮司尊彝云獻象著壺大山六
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
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孔氏此說最為害義周南為王

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自知免此罰歟 孔疏 云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酬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矣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陸雅 云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酒腸物也善發人之剛也善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 觥之為罰確有可據但正禮之爵有五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 二升

曰觚 觚寡也飲當寡少 三升曰觶 觶適也飲當適也 四升曰角 角觸也不能自適也 五升曰散 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過也 總名曰爵 爵者 禮器適觸罪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飽也

言爵實為總名其觚觶角散四者並未詠及獨詠觚者凡四何詩人之先罰歟揚雄太玄經觚羊之義注觚羊大羊也蓋止取大為義觚容七升固大容五升亦大矣罰人者取其爵之大故必用觚而酌以大斗非罰亦何妨用觚乎說文觚本作觯云兕牛角可以飲者也 其狀

深中庸言文王之無憂也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故
也洵如鄭說文王特賴衆妾而無憂耳豈其然乎朱子
謂以文義推之君子不得不指后妃若指文王恐太隔
越了故易箋義而證以小君內子之文於詩之上下血
脈固覺貫通而后妃有君子之德即以君子目之如世
所稱女中丈夫者乎然此實出自朱子創解經傳稱女
人為君子者未之概見故後人多疑之此朱子猶未盡
去序之故也申公說曰南國慕文王之德歸心於周賦

豈弟之君子所為干禄豈弟也瞻彼旱麓言思其足南有樛木言觀其曲逋斯意也朱子或不以為戮

桃夭篇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朱子辨說以序首句為非是故集傳專主文王之化言窮攷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皆以妒忌之心職為厲階人君固不可無內助之賢共宣化理然地道無成婦德不專夫人以扶人為號者也壺

內之事后妃主之壺外之事天子主之各有其職今周南十一篇惟漢廣汝墳為文王之化餘皆歸美后妃將壺外之事亦后妃主之文王徒擁虛器而毫無譬畫乎況后妃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不妒忌者只是克己一面工夫耳世間賦性溫柔之婦不為河東吼者亦所在多有而庸碌無能何足稱美王安石謂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財用不乏故昏姻以時誠探本之論也而李樗非之謂此乃出於風化

無損於后妃專美后妃便已遺漏文王序說朱傳其為
優劣於此可見若謂文王聖德之盛又得聖女為配肅
雝者章教於外窈窕者助理於內相得益彰而天下感
化觀之子而知其宜家宜室則於理不顓而詩旨亦得
矣

之子于歸

毛傳曰宜以有室家無踰時鄭箋曰婦人皆以年盛時
行二家於本詩皆不明著昏姻之時孔氏謂毛以三章

陽交接之時也皆二家所証據未易評定得失今攷家語又言冬合男女秋班爵位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結向春夏而陰氣去故霜降而迎女氷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此亦足為毛說之証而詩人所詠吉士誘懷春之女公子悲遲日之歸熠燿與結縭之感多舉春為言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而此詩言桃華而之子于歸據所見為興則鄭說長矣故朱子從鄭然先王制禮盡天下之昏姻而迫以一

月之期則失時之歎豈獨一綢繆之良人察者孚恐媒氏之所會亦不勝其會而奔者十八九矣夫婦為人倫之首故旨義著於禮經親成男女掌之大宗伯典至重也惟寬之半載之期可以隨其時之遲速而為禮之隆殺秋冬之時裕六禮行焉馬仲春之時迫六禮減焉永泮而殺禮永未泮之時不容教矣仲春不禁奔春未仲之時不容奔矣古者媒氏之設原以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其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

乃曰雖兔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如此亦作一人看
何自乖其例耶李黃集解黃氏樵原本曰兔罝之衛不自恃皆風化所難至者也今兔罝之人有至誠恭敬之心勇暴之夫有愛民忠君之德設此兩事以見賢人衆多而風化之在人者深也平分兩項而都非實境夫耕莘之夫可享天心耨糞之子堪膺晉賞兔罝之中寧乏賢才然伊尹冀缺之儔古今不數緊見而執鼓刀屠狗賣繒之輩豈皆滕鄺樊灌耶且既知其可為腹心何以尚使之罝兔耶欲明賢才之盛反露棄賢之失詩人立言當不若是則

黃氏之說似為有理

茅苔篇

文選註薛君章句云茅苔傷夫有惡疾也茅苔雖惡臭惡疾我猶采取而不已者興君子雖有乎我猶采取而不去也及劉向列女傳云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齊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改且采采茅苔之草雖具惡臭猶始於持采之終於懷襄之況夫婦乎乃作茅苔之詩櫬其說大畧相同薛漢為韓詩學而劉向乃楚元王之孫元王與申公俱受魯詩於浮邱伯向之言詩必出於魯則是詩韓魯合矣毛詩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玄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之化是也頗乖其旨朱傳但主家室和平而不取樂有子之說今觀爾雅以芣苢為車前

郭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

陸璣曰其子治婦人難產云馬舄喜在牛蹟生故云車前草可煮作茹大滑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生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陸佃曰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本草

亦云車前子強陰益精令人有子 云一名當道一名牛遺一名勝舄生真定平澤邱陵阪道中陶隱居云子性冷利仙經亦服餌之令人身輕不老韓詩乃云芣苢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是為謬矣圖經云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似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月採苗七月八月採實 韓詩說云芣苢傳也食其實宜子孫合諸說徵之則序之言實為可信故集傳仍載陸說細繹詩人之詞非家國雍熙而無干戈之擾夫婦和合而無流離之悲時清歲稔而無征役之苦何以能優游自得相與賦詩而樂其事哉岐周太和氣象於此可想初未嘗有遭遇

喬木

毛傳曰喬上竦也鄭箋曰木以高其枝之故故人不得就而休息也一止言其上竦一則言其枝之高二家自相接成驗今木性下枝繁茂樹必低矮刪去其繁枝則漸長而漸高矣喬字本訓高而木之高者其枝亦高耳朱傳則曰上竦無枝曰喬蓋本蘇潁濱鄭風註及爾雅釋喬之義有五句如羽喬郭注樹枝曲卷如鳥毛羽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郭注楸樹皆喬竦下句曰喬如木槐棘醜喬郭注槐棘性上竦小枝上繚為喬郭注

句者為喬木　一則明言小枝餘則郭璞注多言其枝未知賴濱何所據而言其無枝也豈以爾雅小枝上繚為喬無枝為檄二句文相連而偶誤耶則讀書之疏畧甚矣抑以木若有枝即可休其下而得其蔭今言不可休遂意其無枝耶則立說之創闢甚矣趙岐注孟子亦但言高大樹木耳朱子於詩之無關大義處間有疎忽此類是也

休息游女

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闔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箠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朱傳曰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劉云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隨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郡邑三十四曲有此曲後人謂女子無故出游治容誨淫非善俗也被文王之化者尚有此乎劉宋時六朝猗靡之習豈成周盛時所宜見風俗隨時而變自周迄宋千五六百年安得相同況大堤所詠乃俠邪娼女引彼證此尤為不類此足補朱子之闕

久病矣以父母指文王言朱傳前說本蘇張也後一說本劉鄭也而嚴緝謂以父母喻文王非以服事殷者之所安夫文王固無圖度天命收服民情之心而民心之向慕乎文王尊之親之奉以父母之稱自非文王之所能禁故以服事殷者文王事君之大節父母孔邇者斯民戴德之至情二者原不相悖且詩在周南序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則以父母指文王於事情為切於文義為順也

麟之趾篇

序曰麟之趾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鄭云關雎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孔云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謂參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前篇以為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太師編之以衆應敘者述之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

鄭答張逸云衰世者謂當文王興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按中候握河記

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游於田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致麟文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致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朱子辨說止云之時二字可刪集傳則謂關雎之應得之蓋文王后妃有關雎之德故其子姓公族皆有仁厚之應感應則近理以為瑞應則多誣竊謂序之首句歐公辨之最明曰前儒為毛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為曲說云實無麟應太史編詩之時假設此義以謂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

麟

毛傳以麟為信而應禮故振赤訓信厚孔氏申之曰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又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禮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與左傳說合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毋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羊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駁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別說駁

子也按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則麟之至非由信之應不為麟也孔又引

鄭駁異義所云則是麟本
子故推本於信傚然孔自
子人君則當方來應文王
君乎自應當方來應矣且
金言是火貌是水視是木
信之而蔡氏從之者也則
年之麟見未必為孔
子作春秋而來矣其說本於禮斗威儀云君乘金而
麟在郊及蔡邕月令云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
信麟生於火游於土故修其母致其
子五行之精也然春秋運斗樞曰麟
星散為麟皆不言其所屬春秋演孔圖曰蒼之滅也麟不榮
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水氣好土土
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洩也
麟生萬人壽
也麟木精也宋均
春秋保乾圖曰歲
以為木精春秋感

溫藻之薦者夫人之事也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也采於沼沚之中用於宗廟之內竦敬於未祭之前舒遲於既去之後非被文王后妃之化何以能周旋中禮若是哉斯乃可以配君子而事宗廟所謂不失職也序說實得詩旨親蠶之說一因蠶以生蠶詩言采蠶宜為蠶蟲事一因諸侯夫人奉祭服副今詩言被則次也故生異說玄鳥風七月言蠶事曰采蠶祁祁似此詩亦言蠶蟲矣然蠶事重桑故七月言蠶者

止一句而言桑者特詳且公所即公桑以桑名其室重桑也故有告桑之文此詩果為蠶事何不言采桑而特言采蘩乎夫蘩之類不一有生蠶之蘩有為蚤之蘩生蠶者陸生者也七月之所采也為蚤者水生者也此詩之蘩爾雅之蘩由胡也

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蘩曰蘩皤蒿者即今陸生艾蒿也辛薰不美曰蘩由胡者即今水生蔞蒿也

按毛傳釋此蘩為皤蒿朱傳訓為白蒿李時珍謂白辛香而美今依李為說

蠶性畏濕故用陸生之蘩此詩言采于

沼沚則水生之蘩也董氏謂南國歲味莫先於蘩孟氏謂春初先諸草生其葉未接奴禾切又宣雖切按採也醊淹之為菹甚益人而左傳合蘋蘩薀藻為澗谿沼沚之毛則此詩之蘩之為水生信矣明乎蘩之性則此詩之不為親蠶自明矣若夫詩之言被也鄭以祼鬻之事解在公以祭畢夫人釋祭服而去解視濯既鬻蘩之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解還歸皆非正祭之時孔謂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夙與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即此所云夙皆有據何指以射義言士以采蘩為節士不敢當國君夫人而

歸之三宮夫人世婦然以內外官之品計之三宮夫人世婦亦非士所敢擬也且三宮夫人世婦乃天子之禮序言鵲巢騶虞諸侯之風也以諸侯之風而引天子之禮更無當矣故說詩者必先格物而窮理物格則可以識詩人託興之意理明則不為前人之說所眩不然而以臆為斷其不為經之害者幾希

草蟲阜螽

毛傳曰草蟲常羊也爾雅云草蟲負蠜郭璞云常羊也註同陸

璣詩疏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杜預左傳註云蚿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蚿名負盤此註相涉誤為蠜耳一皆以為蝗類而陸佃以為即蚯蚓曰一云蚯蚓即負蠜亦以類應草蟲鳴於上風阜螽鳴於下風而風化羅願更引張衡語為證云蚓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於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張衡云土蟺鳴則阜螽跳是則蚯蚓為草蟲也竊意蚯蚓孟夏即鳴螽類五月始躍其出不同時而負蠜似蝗阜螽為蝗不類之類故詩人舉以寄意若蚯與蝗絕不相類詩人何忽有懷於二蟲乎是當從陸杜矣爾雅又曰阜

螽蟴毛氏本之以釋詩而李巡注雅云蝗子也陸璣疏詩云
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
曰蝗螽也蔡邕曰螽蝗也明一物也以為即蝗陳藏
器唐人以為如蝗云阜螽蚣蝑
阜螽如蝗江東人呼為雃有毒蓋
陳以蝗是災蟲劉向所謂介蟲之孽也非所恒有詩人
不宜詠之耳然今田中亦間有一二不為災者而謂與
蚓同穴未之敢信陸佃謂草蟲阜螽鳴躍相從阜螽今
蜤示跳示飛飛不能遠青色謂之蚱
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蟴草蟲謂之負蟴則鄭箋云草
則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蟲鳴
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亦未可盡廢

蕨薇

毛傳曰蕨鱉也本爾雅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紫無葉可食江基非也初生西呼爲鱉及三陸之說不同陸璣曰蕨山菜也周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秦曰蕨齊魯曰鱉初鱉脚故名焉陸德明曰其初生似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蹶故謂之蕨俗云初生亦類鱉脚故曰鱉陳藏器謂永康居民多以醋淹而食之羅願謂今道路負荷轉移者皆不肯食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食之令人脚弱禮家不用蕨鄭樵又謂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豈物性隨時而異乎然既謂之菜

序實未嘗言士也乳何信傳而不信序乎然則經所云季女者大夫之妻也亦猶左傳言季蘭（左傳濬行濬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明其少而能敬也豈可因宗室蘋藻四字偶同於旨義而遂強詩以就禮哉鄭氏之學最博博則不能棄其所愛而多附會斯亦好奇之過也夫

采蘋篇二

說詩之道據經為解而已不必旁徵博引也乃攷之

於經既有明文稽之於禮復有明徵則衆說紛紛可一言而定采蘋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王肅泥之乃云此詩所陳皆大夫妻助夫氏之祭後儒多信之朱子亦從之夫曰大夫妻則是婦也而非女矣凡祭祀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楚茨曰主婦莫莫是也此詩歷言所采之物所盛之具所湘之器所奠之處而指其所尸之人曰有齊季女經文明明言女而解者必曰大夫妻不知諸儒解經乎解序乎

蘋藻即詩宗室蘋藻也夫古者女教與男教並重禮之所以教男子者詳矣而內則云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於諸女與可者必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於室莫覃之詩曰言告師氏則周南之始已有此制公羊傳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則春秋之時此禮猶不廢蓋教以德言容功而德為首重女德既修而風俗美江漢之游女所以不可求桃夭之

子所以嘆其宜耳文王端本起化寧不以此為急者
哉序稱大夫妻者原其後而言也當教成而祭之時
猶是季女也既祭而嫁於大夫寧非大夫妻乎序說
亦未嘗不通耳

蘋

毛傳曰蘋大蓱 釋文云本又作萍 也依爾雅為訓也陸疏亦
同 云水上浮萍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羹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 朱傳曰
蘋水上浮萍也蓋因孔疏誤引爾雅郭注而亦誤也

嚴粲議郭云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蘋中者荇葉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蘋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不可茹豈可以供祭祀乎而陳啟源據爾雅原註以正之云蘋萍二草朱傳合為一華谷論其有大小之分當已但議爾雅郭注誤以小萍為大蘋則非郭之誤而孔疏引郭之誤也案爾雅先云萍蓱藻繼云其大者蘋註詩曰于以采蘋是郭注水中浮萍二語乃釋萍蓱非釋蘋也於蘋字直引詩證之耳孔氏引爾雅合兩文為一而繫郭註於下又刪其引詩之語竟似以萍釋蘋矣嚴不議孔而議郭豈未見爾雅原文耶疏謬殊甚真能細心讀書者本草拾遺謂其葉圓水沫一名茱萸爾雅翼謂其葉正方中析如十字根生水底葉麤水上不若小浮萍

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曰沉者曰薸浮者曰薸薸薸亦不沉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薸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薸萍焉楚王渡江得萍實天問曰雄虺九衢本草稱水萍皆得萍名而實薸也蓋實非無根者所能枝葉九道尤大于薸矣陶隱居曰水萍非今浮萍予詳著之使賢者無惑二說不同雅翼之論詳矣宜得其實馮復京又謂薸有水陸之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薸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薸之末者陸生而似莎雨雅

藻

蔿侯莎其實媞者也所辨亦明

毛傳曰藻聚藻也陸璣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鼈蘚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萬相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 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嘉善楊州饑荒可以當穀食饑時蒸而食之 孔氏引陸疏刪去扶風人二句而自解之曰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此蓋孔氏以意度之之語耳孔用陸疏而復改其義就字義而論孔氏之說似屬有理獨不思物之聚生者多矣何以藻好聚

生而獨得聚名乎乳氏又引左傳蘋蘩薀藻之菜
薀聚也故傳言藻聚藻是此詩之藻又名薀乃雩氏
本草所謂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相生之水薀即
陸疏所謂一種葉如蓬蒿者也爾雅曰菩牛藻（藻同）郭
注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夫藻之大葉者即陸
疏所謂一種葉如雞蘇者也非此詩之藻爾雅邢疏
引詩于以采蘩及左傳薀藻以釋牛藻是混二藻為
一矣

甘棠篇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孔疏據鄭荅張逸問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因謂此詩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武王時召伯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是甘棠之舍與此詩之作俱在武王時也朱傳曰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或舍甘棠之下則舍甘棠在文王之世矣又曰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

傷則詩之作非即舍甘棠時也所云後人者不知文王之世之人與攷韓詩說稱先君文王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舍黎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百姓大悅耕桑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之美而歌之 詹詩說言召公述職劉向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張文潛言天子大臣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正一國皆以舍甘棠為武王之世則孔說而治事臨務至出於草野田畝之間宜若不知體統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

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赤者為杜棠為甘棠杜為赤棠詩召南曰翦伐甘棠唐風曰有杕之杜傳曰杜赤棠是也毛傳曰甘棠杜也互釋而實同爾雅又曰杜赤棠白者棠邢疏郭云棠色異異其名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然則杜其總名而有赤白之異赤者名杜白者為棠赤棠之枝葉稀少故唐風小雅杜皆詠其特生而晉孫楚杕杜賦云華葉疏悴靡休靡陰之茂榮是也甘棠有蔭可休與赤棠稍異故召伯得以憩息其下孚又陸璣疏云甘棠今棠黎一名杜黎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

樂記矣

羔羊篇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德在位皆節儉正直孔云毛以儉素由于心服制形于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跡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節儉正直之事也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今攷鄭孔釋德如羔羊句鄭云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勸化皆如此羔羊之人孔云宗伯

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羔羊之德也今人之德皆如羔羊也固為迂曲論語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在國君臣同服君用全臣裘飾為異孔氏於此亦引之為說則大夫之羔裘既取其德如羔羊將諸侯之羔裘亦取其贄之不鳴乎藍田呂氏云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黃櫨從之序首句之義亦未明益鶺鴒巢序言夫人之德初不及君之德夫元首明而股肱良上有愛賢之君斯朝無不賢之臣以臣之賢由於君之聖致之則

參昴

毛傳曰參伐也昴留也陸氏釋文曰參星名也一名伐昴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今攷周禮言熊旗六旒以象伐則言伐可兼參也左傳稱參為晉星則言參可兼伐也公羊傳曰伐為大辰演孔圖曰參以斬伐皆互見之文也晉志亦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則參伐果一也而漢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伐晉志又云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

引儀禮以證毛說之可信而痛譏歐曰毛鄭以誘為道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儀禮射禮亦先有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逐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可名之為吉士者乎朱傳無訓蘇氏曰誘道也今有女于此思以春適人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疾時不然也從毛當已嚴氏曰有女子懷春而欲嫁善良之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從歐非是

毛傳又云有女如玉德如玉也鄭箋曰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孔疏曰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污以無禮三家說亦相成朱

者固足以見文王之化即遠於文王者尤足以見文王德化之遠不必論其世數皆屬文王之子孫而能秉文王之德者皆可附之於文王之風也

葭

毛傳曰葭蘆也本爾雅釋草文郭璞云葭華郭註即今蘆也郝疏葦之未成者蒹廉郭註似葦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廉又曰葭蘆郭註葦也葦亂郭註中江東呼為蘆其萌蘢去阮切李巡以葭葦為一草郭璞以葭葦為別草孔疏云孫炎說與郭同舍人樊光與

郭黒蓋從郭也夏小正曰七月秀葦葦未秀則不為葭葦未秀
為蘆 埤雅曰葦即今之蘆一名華蘆一名蘆蒹蒹之未秀者也
葭即今之荻一名薕一名蘆蘆未秀為芙蓉一名蘺蘺之未秀者也薕
蒹其小 倶分釋而沈括夢溪筆談辨之尤詳大約葦之醜實
曰葦 字說曰蘆謂之薕其大繁總會之正蘆與荻兩種耳薕也皆蘆也葦也皆荻也薕又名蒹也初生為葭長大
也崔也皆荻也薕又名華葭又名亂也初生為葭長大
為亂成則為崔初生為薕長大為蘆成則為葦也但此
詩言春田而及薕故詩疏埤雅詩緝俱以為未秀之葦

子之多寡可知野田之豕何由知其生時有三乎惟一獲而視其小大可定其為一歲二歲耳據七月云言私其豵大司馬職云小獸私之豵固小豕也

騶虞一

漢唐以來說詩者多宗毛鄭至宋歐陽本義出而闢之其辨難攻詰處真能發前人所未發而自成一家之書乃以騶虞為官名恐未合詩人之本旨也毛傳曰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今觀太公六韜淮南

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紂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囿騶虞之珍羣頌曰班班之獸白
質黑章其說同矣張華曰
郭璞曰怪獸五采尾參于身名曰騶虞仁獸也其尾參倍狀如虎而
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疏足千里
氏之國有珍獸文若虎五采畢具尾
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皆言具五采中興
徵祥說曰騶虞仁獸也其尾參倍狀如虎而
白色嘯則風興皓身如雪而無雜者
與瑞應圖
曰白虎仁而不害王者
不暴虐仁及行葦則生
則以為白色許慎謂不食自死
之物陸璣以為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陸佃以為不履生

降土墊發水虞於是乎講習習鳥獸孚水蟲成獸虞於
是乎禁罝羅晉語虞人入材向人積薪又叔向召舟虞
與司馬則山林川澤囿之官皆可以虞名之矣竊以
騶人虞人分言之則有二官之名合言之則為一獸之
名不可以騶虞為獸而廢騶御虞人之說更不可以騶
御虞人為官而混以騶虞為官也若執一說以相繫詩
書中可以牽引附會者何可勝數其不為經之害者幾
希至壹發五豝句毛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射鄭云

君射一發而翼五豝戰禽獸之命朱子則以中必疊雙為解本班固西都賦也似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禮未合然朱子之意不過言中之多以見獸之多如曹植名都篇一縱兩禽連唐人御箭連中雙兔詩一發遂雙連云爾文王之仁恩及物而庶類蕃殖草木鳥獸亦舉一以例其餘即葭蘆蓬豝縱而可見不可泥葭蘆蓬豝縱以求也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辭害志焉得矣毛鄭既以騶虞為獸又有虞人之說隨文生義宜來歐氏之譏

無者爾雅有之詩之所有者爾雅獨不可無之乎況如駉篇之十六馬毛傳所釋騵皇騅駰騴騵駱駹駁魚之九馬皆爾雅之所有而驪黃騏騢雒驔之七馬爾雅所無而毛公以其師傳釋之豈得謂七馬者爾雅所無而以為非馬耶則爾雅之不載騶虞亦未可據以為無騶虞之證矣故說詩者當察其理之是非而不必論其說之出於何人如毛氏以前無以騶虞為獸者毛氏獨以為獸而理有可通即當從毛說若毛氏以前多以騶虞

據理為斷可奪其所據而使不足據即可據其所據而旁有所通庶可與言詩乎

駿虞三

以他書證詩不若以詩證詩之為切也以他書證詩則六韜淮南之可明毛傳以騶虞為獸之非妄而射義爾雅亦可以驗歐陽本義以騶虞為官之有據吾烏知六韜淮南之必是而射義爾雅之必非乎又烏知射義之必是而六韜淮南之必非乎唯以一詩為斷而詩義自

明周南關雎之序曰后妃之德也而麟之趾則關雎之
應也召南鵲巢之序曰夫人之德也而騶虞則鵲巢之
應也夫雎與鵲吾知其為鳥也而天下之人亦皆知其
為鳥也麟之祥不祥不可知而其為獸也吾知之矣天下
之人亦皆知之矣關雎與鵲巢相配而所詠皆鳥則麟
趾與騶虞相配而所詠皆獸復何疑乎且夫二南之中
豈獨四詩之相配也哉葛覃后妃之本也采蘩夫人不失職也相配也卷耳懷文王也草蟲思君子也相配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螽斯后妃之

因鑿字薦字而傳會楊又因彫字黍字而傳會蓬之名見古書最多云轉蓬飛蓬孤蓬無言水產者究不知詩之所詠是雅之何蓬雅之二蓬果如何分別也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有根有枝可知其為陸草耳

圖書館藏